

小、奄鳥享鳥

伊・屠格涅夫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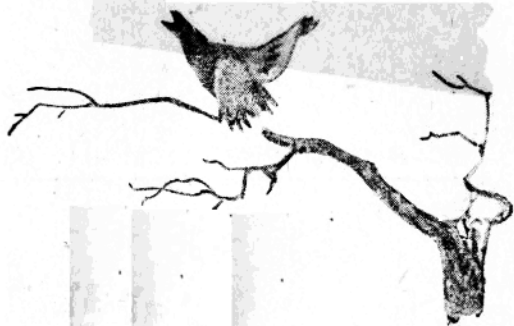
小鵝鵝

伊·屠格涅夫著

葉·羅計奧諾娃畫

陸

庚譯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И. Тургенев
ПЕРЕПЕЛКА
Детгиз 1950

書號：譯0021 10 千字 定價(4) 一 角

小 鵪 鶉 (高)

著 者	伊 · 屠 格 涅 夫
譯 者	陸 庚
繪圖者	葉 · 羅 計 奧 諾 娃
出版者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
	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
印刷者	上 海 蔚 文 印 刷 廠
總經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大東版 本社1953年6月新1版—第1次印刷
1955年8月新1版—第4次印刷 印數13041—27060
開本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/4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目 錄

小鵲鶉	1
海上航行	14
麻雀	18



小 鵲 鴉

現在我講給你們聽的這一樁事情，是我十歲的時候親身經歷的。

事情是在夏天發生的，那時候我同父親住在南俄羅斯的一個小農村裏。小村的周圍好幾里內都是草原，附近既沒有樹林，又沒有河流；只有一些不深的澗溝，長滿灌木，好像一條條很長的綠蛇，在各處切斷了平坦草原。在這些澗溝底下有些小河流着；在某些陡坡的下面可以看到一些泉，泉水像眼淚一般潔淨；有一些人行

小道通到這些泉水邊。在水旁潮濕的泥裏，縱橫雜亂地印滿了鳥和小野獸的腳跡，牠們也像人一樣需要好水。

我的父親是一位喜歡打獵的人；祇要家務不忙，天氣良好，他拿了獵槍，揹上盛野禽的背囊，喚着自己的老獵犬脫烈索爾，就出發去打鷗鵒和鵲鶉了。他很看不起兔子，把兔子交給帶有獵犬的獵人，他稱這些人是卜爾爵脫尼克人（卜爾爵脫尼克是俄國獵犬的一種，獵人常常帶着此種獵犬出獵，故有此名——譯者註）。在我們這裏，別種飛禽不繁殖，黃雀除非在秋天纔成羣地飛，但是鷗鵒和鵲鶉卻很多，尤其是鷗鵒。沿着澗溝的邊緣，往往有乾土圍成的圓圈，這就是牠們掘的地方，老獵犬脫烈索爾這時就作出指示目標的樣子，牠的尾巴擺動着，前額上的皮皺着；父親的臉色顯得蒼白，他小心翼翼地撥動槍機。他常常帶我在一塊兒……這對我是一種很大的愉快！我把褲腳塞在長統靴的皮統裏，把水壺斜掛在肩上，自以爲是一個獵人！我的汗像雨一樣流，細碎的石子跑進我的皮靴裏，可是我並不覺得疲乏，而且並沒有落在父親後面。在那槍聲響後和鳥兒落

下來的時候，我總要在原來站着的地方跳着腳，還要嚷——我是多麼高興啊！受傷的鳥兒掙扎着，有時在草上，有時在脫烈索爾的嘴裏用翅膀撲打着，牠流着血，我總是很高興，我不覺有什麼不忍之心。我若能自己開槍打死鷓鴣和鵪鶉，那才開心呀！但是父親對我說過，在二十歲以前，我是不會有槍的；而且他要給我的槍還是單筒的，並且祇許我打雲雀。這些雲雀在我們這裏繁殖得很多；在陽光溫暖的好天氣時，時常有數十成羣的雲雀飛翔在清朗的天空裏，飛得愈來愈高，好像鈴一般的叫着。我瞧着牠們，好像瞧着自己將來的獵物一樣，我用那當作獵槍揹在肩上的木棍向牠們瞄準。當牠們逗留在空中離地六七尺高的時候（那是在突然掠進草裏面去以前），是很容易射中的。有時候遠遠地在田裏，在麥根或麥苗裏，出現成羣的野鵝，我就想，我如果能打死其中那麼大的一隻，哪怕事後死了也甘心。我把牠們指點給父親看；但是他總是對我說，野雁是一種最謹慎的鳥兒，不容人接近牠們的。可是有一次，他想偷襲一隻孤單的野雁，以爲那野雁是受了槍傷，而且

還脫離了自己的羣。他叫脫烈索爾跟在他的後面走，叫我仍舊留在老地方；他把槍裝上了榴霰彈，又一次轉面向脫烈索爾，甚至於威嚇牠，細聲地命令說：“後邊去！後邊去！”他彎低着腰，走着——並不直接走向野雁，而是繞過去。脫烈索爾雖然沒有佝僂着，可是也很驚訝地屈着腿前進——尾巴垂着，咬着一片嘴唇，我忍耐不住了，幾幾乎沒有匍匐着去追父親和脫烈索爾。可是，野雁沒有容我們走近牠三百步以內；牠先是跑着，以後抖抖翅膀，飛起來了。父親打了一槍，眼看着牠飛去了……脫烈索爾竄到前邊去，也在瞧着。我也瞧着……我萬分地生氣了！爲什麼牠不再等一會兒呢！榴霰彈無疑地可以打着牠的呀！

有一天，在聖祭節（俄舊曆六月二十九日——譯者註）前，我同父親出去打獵。這時候，小鷓鴣還很小，父親不願意打牠們，走向黑麥田旁邊的小橡樹叢裏去，那裏常有鵪鶉出現。那裏的草長時沒有動過，因爲割起來不方便。那裏長了許多花：紫雲英、白苜蓿、風輪草、琉璃草、石竹花，我同妹妹或同侍女上那裏去的時候，我

總要採一大把花；但是我同父親去的時候，就沒有摘過花：我認爲獵人是不該做這種事情的。

脫烈索爾忽然作着指示目標的樣子；我的父親喊道“拿呀！”一隻鵪鶉卻從脫烈索爾的面前竄出飛去了。祇是牠飛得有點奇怪：翻着筋斗，迴旋地飛着，一下又落到地上，好像牠受了傷，或者牠的翅膀壞了。脫烈索爾盡力追逐牠……當鳥兒照常飛的時候，牠是不這樣追的。父親也不能開槍，他恐怕彈片打傷了狗。這時候，我突然看見：脫烈索爾猛然一跳，就咬住了！牠銜着鵪鶉，拿來了，把牠給了父親。父親拿着牠，把牠的肚皮向上，放在自己的手掌上。我跳躍着。

“怎麼啦，”我說：“牠受傷了吧？”

“沒有，”父親回答我說：“牠沒有受傷；也許在這裏附近有牠的小鵪鶉窠，所以牠故意假裝受傷的樣子，爲的是好讓狗以爲很容易捉住牠。”

“爲什麼牠要這樣做呢？”我問。

“爲的是想引誘狗離開牠的小鵪鶉。以後牠就能好好地飛走。祇是這一次牠沒有想到，牠裝得太過火一



點——因此脫烈索爾就把牠捉住了。”

“那麼牠沒有受傷嗎？”我又問。

“沒有……可是牠已經活不成了……也許脫烈索爾用牙齒咬了牠。”

我走到鵪鶉的跟前。牠躺在父親的手掌上，動都不動，垂着小頭，用牠褐色的小眼睛斜視着我。我忽然可憐起牠來！我覺得，牠看我，是在想：“爲什麼我應該死呢？爲什麼？我是在盡我自己的責任：我想救護我自己的孩子，想把狗引到遠處去——現在是完了！我真是可憐呀！真是可憐呀！這是不公平的呀！不公平的呀！”

“爸爸！”我說，“牠也許不會死吧……”我想摸一摸鵪鶉的小腦袋。

但是父親對我說：

“不行了！你看：現在牠的腿已伸直了，牠全身在哆嗦呢，而且牠的眼睛也閉上了。”

確實是這樣的。當牠的眼睛剛剛閉上的時候，我就哭起來了。

“你怎麼啦？”父親問，而且笑了。

“我很可憐牠，”我說，“牠是在盡自己的責任，可是我們把牠殺死了！這是不公平的呀！”

“牠想玩狡猾呀，”父親回答我說，“祇是脫烈索爾比牠更狡猾。”

“兇暴的脫烈索爾！”我想……這一次，我覺得連父親都是不仁慈的。在這裏，有什麼狡猾！在這裏祇是對兒女的慈愛，而不是狡猾啊！如果牠爲了救護自己的小孩子而假裝受傷，那麼脫烈索爾就不該捉住牠呀！

父親想把鵪鶉放入獵袋裏，可是我要求他把牠給了我，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兩隻手掌裏，向牠吹氣……牠是不是可以復活呢？但是牠一動都不動了。

“沒有用，孩子，”父親說。“你再也不能把牠弄活了。你看，牠的小腦袋在幌動呢。”

我輕輕地把牠的嘴擡起來；但是祇要我把手放下——小腦袋馬上又倒下了。

“你還在可憐牠嗎？”父親問我。

“但是誰去餵養那些小鵪鶉呢？”我馬上接下去問。

父親凝視着我。

“你放心吧，”他說：“雄鵲——牠們的父親會養大他們的。等一等，”他又說：“怎麼脫烈索爾又在那裏作着指示目標的樣子……這是不是窠呢？這是窠！”

的確……離開脫烈索爾的嘴有兩步遠，在草裏靠得緊緊地並排臥着四隻小鳥，你壓着我我壓着你，伸長小脖子——全都很快地喘着氣……就像是戰慄着！但是羽毛已經豐滿了；牠們身上已沒有絨毛了——祇是尾巴還很短。

“爸爸，爸爸！”我大聲地嚷着。“喚回脫烈索爾吧！不然牠又要將牠們弄死了！”

父親喝住了脫烈索爾，稍往旁邊走了走，坐在小樹叢下，去吃早飯。可是我仍留在鳥窠旁邊，不想吃早飯，掏出一塊潔淨的手帕，把鵲放在手帕裏……“孤兒們，你們看一看，這是你們的母親呀！她為你們犧牲了啊！”小鳥依舊很快地喘着氣，全身戰慄着。後來，我走到父親跟前。

“你能不能把這隻鵲送給我？”我問他。

“好。但是你想把牠怎麼處置呢？”

“我想把牠埋了。”

“埋嗎？！”

“是的：埋在牠的窠旁。把你的刀給我；我爲牠掘一個小墓。”

父親很驚訝。

“爲的是讓牠的孩子們好到牠的墳上去嗎？”他問。

“不是，”我回答說，“我想這樣做，……牠要在自己的窠旁纔能好好地躺着！”

父親一個字也沒有說；取出刀來給我。我馬上掘一個小坑，親了親鵪鶉的胸脯，把牠放在坑裏，把土掩上。隨後我用這把刀割下兩隻小樹枝，把樹皮削去，把它們疊成一個十字架，用草綑好，插在小墳上。我同父親很快地走遠了，但是我總要回頭看看……十字架是白的——所以遠遠地可以看得到。

過了四五天，我同父親又到了那個地方。我根據十字架，找到了小墳，這個十字架雖然有一些發黃，但是還沒有倒。可是鳥窠已經是空的，連小鳥的踪跡都沒有了。我的父親告訴我，老頭子——牠們的父親把牠們領



走了；當那隻老的雄鵪鶉從離開那裏幾步外的樹叢裏飛出來的時候，他沒有打牠……我想：“不對！爸爸還是仁慈的呀！”

但是，這確實有些奇怪：自從那一天起，我對於打獵的熱情降低了，而且我已經不再想父親把槍送給我的那個時候了！然而等到我長大了，我還是開始了打獵的生涯，不過始終沒有作正式的獵人。於是我又遇見了一樁事情。

有一次，我和朋友兩個一塊兒去打松雞，我們找到了鳥巢。雌鳥飛出來了，我們開槍，射中了雌鳥；但是牠沒有落下來，同着小的松雞仍向前飛去，我想跟着牠們走，可是那位朋友對我說：

“最好在這裏坐着，可以把牠們引來……馬上都會到這裏來的。”

那位朋友口哨吹得很好，好像松雞的鳴聲一樣。我們坐下了；他開始吹起口哨來。的確：開始是一隻小的應和着，以後又一隻應和，而且我們聽到：就是那隻雌的也在叫着，叫聲很輕，離得很近。我昂起頭來，看見：

這隻雌鳥經過雜亂的細草正向我們走來，牠趕快跑着，跑着，牠那整個的胸膛全是血！這就是說慈母的心再也不能支撐了〔註〕！在這時候我自己覺得我是一個多麼兇暴的人！……我站起來，拍着手掌。母松雞馬上飛走了——小的也不響了。

那位朋友生氣了，他認為我是瘋子……“你簡直把整個的狩獵破壞了！”

但是我，從那天起，對於打死什麼或使什麼流血，就愈來愈覺得難過了。

〔註〕母松雞知道這裏有危險，可是因為小松雞已經來了，牠就忍不住也追蹤過來。

